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八期

時評

海南島被佔(化)

省市參議會亟應成立(貢)

交通管理問題(山)

國際現局與中國

自信的根據

談謠言

大光寺

新文法

週末日

燕樹棠

陳之邁

陳雪屏

力生

李嘉言

吳風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海南島被佔

報載本月十號，日兵在海南島登陸。我國因爲缺少海軍，不能加以有效的阻止，這是很可痛心的事。自從廣州與武漢陷落以後，日本在南北兩戰場，進退維谷，毫無進展。這次海南島的被佔，可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但是他的重要性，不在現在，而在將來。

就現在對華作戰而論，日軍佔據閩洲島，儲藏軍火，屯積糧食，建造飛行場，藉以進攻我國西南各省。在軍事上，比海南島，更爲近便。所以爲目前作戰起見，佔領海南島，實無十分必要。但是海南島面積甚大，物產豐富，爲敵方長久行軍計，其價值又遠在閩洲島之上。如果佈置完備，實無異第二台灣。

再就遠東國際關係而論，海南島的被佔，意義實在重大。日本當局，最近會一再主張，要將歐美的勢力，逐出遠東。海南島雖是中國的領土，但一向屬於法國勢力範圍，所以這次海南島的佔領，可以說是日本驅逐歐美勢力的初步。不久以前，英美法三國，曾向日本，提出照會，重申九國公約，不承認以武力或非法手段所造成的局勢。日本對於三國的照會，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佔據海南島，實無異向三國示威。

萬一海南島，爲暴日長久佔據，建造海空軍根據地，對於英美法三國，在遠東的威脅更大。海南島位於香港海防之間，兩地間的連絡，以及與其他各處的往來，隨時均可切斷。菲律賓，新加坡，亦可隨時受其威脅。海南島與安南最接近，三法國在民治國陣線中，又是最弱的一份子，將來說不定日本即從此下手。去年夏天，日本即有佔領海南島的意思。當時英法兩國，曾警告日本政府，謂日軍如佔海南島，英法必實行合作。現在日軍業已登陸，英法二國將如何？

世界上的侵略國家，對於一班愛好和平的國家，進攻不已，壓迫日甚。

如果總是採取委曲求全，與息事甯人的政策，終有一天會後悔無及的。現在已經到了民治國家下決心的時候了。

(化)

省市參議會亟應成立

去年九月間，國府頒佈省市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以後，即通令各省

市定本年一月一日爲參議會成立的日期。在此短促時期中，許多省份，或因情形特殊，或因籌備不及，未能如期設立。近日來，經這些省份先後聲請，中央遂准許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廣西及江西等省展期兩個月，河北省展期三個月，察哈爾省暫時展緩成立。數月來，其他省市（指行政院直轄的各市）諒已積極籌備，但我們迄今尚未聞有任何省市參議會正式成立的消息。

省市參議會，就其目的言，與國民參政會相彷彿，是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爲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而設。該會雖不能與普通省或州議會相比擬，但在此時却算是我國促進省（市）政興革的民意機關。就其職權上看，除對於施政方針行決議，建議及詢問三權以外，省市參議會，對於未經省市政府執行的議決案，如經次期集會三分之二維持原案或修正原案時，還有權督促省市政府付諸實施（除呈經行政院核准免於執行者外）這種職權爲國。民參政會所未有，如果運用適當，定會發生很大的效能。

然而，一般人對於地方參政會的設置，自始就發生了疑惑，以爲在此戰事緊急之時，遍設民意機關，不但有礙事權集中，且會惹起意外紛擾。我們看法却不盡如此。戰時固不必添設旁枝機關，但絕對不可缺少溝通人民與政府之民意機關。向來我國中央之於各省，各省之於各縣，在推行法令上，都感到莫大扞格，其癥結大致即在民意機關之未設立。以我國幅員之寬廣，交通之不便，各省實情之不易傳達中央，亦如中央意旨之不易盡達各省，在今日，各省（市）設立參議會，對抗戰時期當局的施政方針，俾得參照地方經驗

與需要，隨時與聞，自由決議，使法令與實情融會貫通，溶成一片。如此，我們敢信對國家統一有很大的裨益。

在現制下，省是地方機關的最上一級。國家許多建設事業，實際上必須聽各省規劃推行，而中央干涉權亦有其相當限制。省市參議會適於戰時籌設，其職務之重大，當可以想見了。不過在抗戰期間，政制改革實有彈性，每每因時因地，定其取舍，不必勢在必行。所以參議會一類的組織，在淪陷省份中，因為事實環境所不許，似乎不必勉強籌設；但至於其他各省，尤其是內地各省，因其已成後方重鎮之故，却應積極設立，以期輔助抗戰建國工作的進行。（貢）

交通管理問題

抗戰以來，沿海東南各省的交通工具大部淪陷。於是發展內地各省的交通，變為當務之急。就過去十數月的成績而論，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交通當局的努力，已有相當成就。湘桂路在極短的期間建築完成。最近通車可以自桂林直達湘江。固然這一段長途行車，未必有頂大實際的用處，然而在敵騎深入的今日，這也可以表示我們負固苦幹的精神。此外溝通川滇的敘昆鐵路，溝通桂越

國際現局與中國

美英法三國關於它們在遠東所處之地位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年一月十四日十八日，先後向日本提出照會，以堅決同樣的口調，聲明它們在遠東的地位，仍以一九二二年華府力圖公約為根據。換句話說，它們三國向日本一致主張維持在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尊重中國獨立主權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遠東局勢緊張以來，這是英美法三國對日本第一次的強硬的協調表示。

本年二月一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出席參議會軍事委員會報告，聲明美國政府決定援助英法，抵抗侵略。二月六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下議院聲明：「英法兩國具有聯帶一致的關係，法國生存攸關之利益遇有威脅時，不問

滇緬的兩條國際鐵路也方在趕工建築中，而滇緬公路的完成，是在滇緬鐵路未成之前，一條重要的國際交通線。在航空方面，滇越間的飛航已成經立，重慶仰光間的航綫也已經決定。此後我們可以利用法國航空公司，與英國皇家航空公司原有歐亞的航綫，以與歐洲通航。凡此都是我們應該引為滿意的。

獨是，新交通綫的建設固然極為重要，而此一切新綫的管理也是不可忽視。交通線是後方的脈絡，脈絡若是滯塞不靈，便失其用處。上述各新交通綫，大部分尚在修築計劃期間，管理問題一時尚未發生。然而只就已成者而論，管理方面確有改善之必要。湘桂為新成之路，員工亦係舊路指撥之人，而站上車上人員之效率，時有令人表示遺憾之處。固然，在軍事緊急時期，我們期待不能過苛。然而把一切的缺陷都推諉於非常時期，也是我們後方一般的弱點。惟其是非常時期，更要提起精神，以朝氣與條理二者征服種種的困難，纔能充分得到我們努力經營新建設的用處。我們希望各項新交通綫早日觀成，我們更希望交通當局對於管理問題特別加以注意。（山）

燕樹棠

此項威脅來自何處，英國必須立即與法國合作。法國外長龐來亦曾在衆議院聲明：「一旦發生戰爭，法國當以全部兵力為英國之助。這些聲明，差不多就等於英法美三國對付德義日所成立的一種軍事諒解。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德國主張侵略主義，連合奧義，組成所謂「三國聯盟」，隨即促成英法俄三國組成所謂「三國協商」。當時國際政治中，處於主動地位的強國有德奧義英法俄美日八國，其中六國分為兩個集團，彼此對壘，互相敵視，武裝和平維持了七年，一旦決裂釀成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大戰之後，到了現在，德義日三國主張侵略主義，破壞集體安全制度，組成德義「軸心」并成立德義日三國所謂「防共協定」，現在偏成了英

4
法美三國軍事諒解。俄國與法國早有互助公約。這幾年國際政治中的主角是英美法義日俄德七國，現在一面有了防共集團，一面有了民主集團，這個集團又是兩個對壘，互相敵視，目前雖不致因西班牙問題引起世界大戰，但現在的武裝和平，究竟能夠維持到什麼時候？恐怕無人斷定。

國際政治中，何以發生這種離合？大概說來，由於三種情形：第一、國策。凡是一個現代國家都有它的基本政策作為它對內對外施政的方針作為它立國之本。先說德義日的國策：

德國自上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國勢消弱，人民困窮。希特拉組織國社黨，奪取政權，復興德國，他認為德意志民族之優秀應該統馭世界，即退一步，德國的勢力也應該西至萊茵河，東邊陸路至烏拉山，水路沿多瑙河而至黑海，恢復菲亞兩洲的殖民地；并伸張勢力到中美南美；即最低限度也要佔據歐洲中部。希特拉當權以來，他撕毀巴黎和約，拆毀防，重建軍備，吞併奧國，佔據捷克國的蘇台區，是他進行國策的第一步，從今以後，他大概要東進了！

義國自從統一之後施行民治，成效不佳。世界大戰以後，左派滋擾，惹起社會之不安。墨索里尼組織法西斯黨，奪取政權，掃除敵黨，大權獨裁。他作着重建古羅馬帝國的迷夢，想着把羅馬城作為統治世界的中心，擴張他的勢力，北至巴黎，東至多瑙河，西據西班牙，南據非洲，把地中海成為他的內海，并要借大拉丁亞族運動，還伸勢力於中美南美。他第一步東進，知道巴爾幹是一個火藥庫，不敢輕進，向持慎重。第二步向非洲進攻，吞併了阿比西尼亞國，僥倖成功了。現在他借幫助西班牙得勝的叛軍之功，要駐兵西國大陸及西屬地中海巴列牙爾羣島，并要求法國割讓都尼斯及科西嘉，他要控制地中海的西部，打開一條向美洲去的大路。

日本軍閥擴封建勢力，攜現代工具，妄想佔據亞洲控制太平洋，伸足於菲澳美三大洲，領導黃人，驅逐白人稱強東亞，爭雄世界。他們常說的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就是實現他們這種目的政策。從前的對中國作戰及對俄國作

戰，奪取高麗及台灣，強佔南滿，那是緩進。這幾年，九一八強佔滿洲，建立傀儡滿洲國，以及目前對我們的作戰，并預備對俄作戰，這都是吞併中國和驅逐俄國至烏拉山的贊幹急進的辦法。日本朝野所常說的「依國策邁進」，就是這種意思。

至於英美法俄四國的國策就與德義日不同了。

英國地大物博，屬地偏於全球，它由本部經地中海紅海而通印度，及經大西洋繞非洲好望角而達澳洲等地的兩大交通線，是它立國的命脈，它回來把這些海上交通線認為是它的生命線，準備了龐大的海軍，保護它的交通線和屬地。

美國地處北美，陸地上無強國為隣，地大物博，物產豐富，故對外向無領土野心，但它為保持自己在全美的優勢，向來反對美洲以外的國家在美洲伸強勢力。這就是所謂美國的門羅主義。此外，它要在遠東保有市場，這就是在中國所推行的門戶開放主義。它在國防上經營大西洋加利比海，太平洋以及海軍之數量，都以依據這些政策進行。

法國抱恐德病，所以它要維持強大的陸軍，以防備東隣，它的經濟的生命要依靠它的北非屬地，及安南和東非的殖民地，所以它要維持相當的海軍，保護它至北非及至東非和遠東的交通。這些交通線也是它的命脈。

從前俄國那些無常識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對內普遍的沒收和人財產，對外推行國際宣傳，領導世界革命。當時在中國，中歐，以及巴爾幹各國，引起不少的社會騷動，惹動了國際上很大的反對，俄國因此碰了不少的釘子，吃了不少的虧。後來，它對內施行所謂新經濟政策，頒布新憲法，趨向民治自由主義，對外放棄國際宣傳，締結不侵犯條約，承認集體安全制度，擴充軍備，保衛白俄及西比利亞，并打入外蒙古作為它的緩衝地帶。總而言之俄國近年的政策是保境安民，講信修睦。

就目前這七個強國的國策看來，俄國受德日兩國的威脅，英法兩國在歐洲受德義兩國的威脅，在亞洲受日本的威脅。美國的門羅主義在中南美受了

德義的侵擾，在太平洋沿岸受了日本的威脅。英美法俄四國，在國策上彼此間沒有衝突，而各各與德義日三國有衝突。德義日三國在國策上彼此間沒有衝突，而各各與英美法俄有衝突。德義日三國有共同的敵國，所以能合作而有防共集團。英美法俄四國也有共同的敵國，所以現在也不能不合作而成爲民主國家的集團。

第二，思想。這幾年國際上所謂思想鬥爭，不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這是前幾年第三國際高唱階級鬥爭，宣傳世界革命的時候，所用一套名詞，現在不多見了。現在國際上的思想鬥爭，是獨裁國與民主國的鬥爭，是侵略與自由的鬥爭，是至能以人格的鬥爭。獨裁者的想法看法，是說：他所屬的民族是人類中最優秀的民族，他所領導的黨是最強健的黨，他自己是最高明的人，以最高之人，領導最健的黨，率領最優秀的民族，以武力爭雄稱霸，統治世界，豈不美哉，他認領袖，黨，國，是一體，所以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是源於「人民自然的願望」。希特拉，墨索里尼，日本軍閥，都是懷抱這種思想，任意妄爲，沒有限制。這種人執掌國政，國際的和平秩序就沒有保障了，所以說他們的思想是擾亂世界和平的危險思想。

民主主義是以法律之統治爲原則。信奉民主主義的人認爲國內法及國際法中的各項原則，構成世界秩序之基礎。自由，平等正義，公道，獨立，人格，各種觀念爲法律之中的基本觀念，這都是人類艱難困苦長久的努力所得來的，實爲人類文明之基礎，而自由之原則認爲是民主主義之精髓，尤奉爲至寶，自由若被侵犯，爲防護自由，犧牲一切，在所不惜。抵抗暴力，是信奉自由主義的人不得已而爲必要的犧牲。這種民主主義之意義與精神，年來英美法三國對野的要人於正式或非正式的演說或宣言之中，說明至爲詳盡。再者，自由主義本是英美法的特產，他們了解的最清楚，信奉的也最切實，簡單的說，民主國信奉法律之統治；獨裁國信奉暴力之統治，彼此攻訐，這是現在國際上思想鬥爭之焦點。

德義日思想相同，自然要合作，英美法思想相同，也自然要合作。因此

，現在國際上有獨裁國與民主國兩個不同的思想集團。

第三，實力。一個國家爲推行自己的既定的國策，實現自己所懷抱的理想，必須仗憑自己的實力。國家的實力包括財力，人力，兵力。但在軍事上決勝負，兵力尤關切要。現代的陸海空三種兵力，而以海空兩軍。出奇制勝，關係較大。各國兵力的質量都保守秘密，詳情雖不得而知，但大概的情形却是公開的。現在世界上的七強之中，法、德、義、日、俄、五國是陸軍國，世界大戰以前法德日陸軍最強，現在就訓練與設備而言，這五國陸軍的優劣大概相差不多。它們幾國海軍的數量在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曾公開討論，這幾年迭建競爭，外界就知不清楚了。但去月二十七日英國海軍部大臣正式發表了些數字，可以略知這幾個強國的海軍力量的大概。依他的數字，現有的主力艦：英國十五艘，日本九艘，法國七艘，德國五艘，義國四艘。英國十五艘主力艦之外，還有各式軍艦四百餘艘，其中，巡洋艦六十艘，驅逐艦一百六十九艘，潛水艇五十四艘。英國現在建造中的重要軍艦：計有主力艦七艘，巡洋艦二十一艘，驅逐艦二十九艘，潛水艇十五艘，航空母艦五艘；這七艘主力艦於本年內有四艘可以下水。他并說：一九三九年開始後，英國每星期，至少有一新軍艦下水，日法德義都追不上英國。就這些話及數目字看來，英國的海軍力量現在還是居第一位。英國發表了這些數字是證明英法兩國海軍在歐洲對付德義的海軍，是綽有餘力。總而言之，英美法俄四國海軍聯合力量優於德義日是沒有問題的。英法空軍的力量不及德義，但現在美國實給了英法兩國許多的飛機，這件事是美國政府補助英法的空軍，抵抗德義的第一步。

據說，英法的空軍因此就與德義的空軍，勢均力敵了。日本的空軍對我們中國雖張牙舞爪，但在七強之中，落伍而不足道。

那末！就陸海空的兵力而言，英法美俄四國的兵力優於德義日三國的兵力，這是極明顯的事。現在德義日集團已經逼迫英法美俄四國聯合起來了，若再加壓迫，英法義俄四國不難採取一致的行動，到那個時候，侵略國的兇

敵或許就要降下去，不難就範。不然，也許引起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德義日三國必敗。「理」不足，「力」不強，焉能不敗，我們中國的中央政府早已認清楚了國際路線，沿着英法美俄這條路線走，是不會錯的。一則因為英法美俄對我們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一則因為英法美俄

自信的根據

近來我們常常聽到民族自信一個名詞。一個個人在危難的時候喪了自信的力量是可悲的；一個民族也是一樣。我們在一九一八的事變的時候，不會起來與日本的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鬥爭；那時我國朝野的人士表現着自信缺乏。六年的養精蓄銳使我們漸漸地恢復了自信心，所以在瀟湘事變爆發的時候，我們雖然自己承認是一個弱國，却能舉國一致地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全面的抗戰。十九個月作戰的經驗更使我們堅定自信的力量，使我們有把握在世界上能夠維持着獨立自主的生存。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自信心是建築在繁複的基礎上面的。我們試來分析一下從前對於這個問題的諸種說法。

有一種人是認定中華民族本身是有缺點的。這種人從許多方面來觀察這個問題。一種看法是中國人的體質智力不如其它的民族，身體智力比較差。這種看法他們在初自詡是科學的；他們曾用種種測驗的方法來證明這一點。中國的人的數目是很多的，測驗本來就很困難，尋覓一種「代表羣」是不容易的。近代科學所應用的測驗方法很多，學說也是極度的紛紜，真正可以應用到中國人的測驗方法是沒有的。例如從前比較西化的中國學校往往用美國式的體高與體重來測驗學生，而發現體重過輕的中國學生比例相當的高。又例如從前有的美國教會學校用道地美國式智力測驗來測驗中國學生，在限定時間之內問中國中學學生誰是 Henry Ford 或 Abraham Lincoln，也發現中國中學生的智力不如美國學生。現在我們似乎已經漸漸覺悟到這種辦法是荒誕的。心理學家蕭孝峰先生在「民意週刊」的週年紀念號中的文章已經把

在國際上已佔優勢，必獲最後的勝利。這條路線是中國爭取獨立與自由最有利的路線，國內言論界也應認識清楚。大家認清國際路線態度一致，政府方面推進外交，才能省力，言論方面對國際的評論，才能正確，對於抗戰，才有幫助！

陳之邁

這一點證明了。雖然我們對於過渡困難的優生問題仍待急起直追去解決，根據于不科學的所謂科學結論是不必再使我們擔憂的。

另外一種看法是關於中國人行爲上的缺點的：自私，愚，假，好說空話等等不一而足。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來就愛講道德的民族，我們喜歡悲嘆世風日下。所以在講論時事的時候總指出「中國人」的行爲上的缺點，提出德育綱目來勸人改善。黨國要人及教育界人士都喜歡講這些。潘光旦先生曾經介紹過外國人對於中國「民族性」的觀察結論，林語堂先生在所著的英文書中屢屢講到中國的「民族性」，晏陽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文是擬定了具體的方案來改良他們所認爲中國民族最大的缺點。外國的遊歷家最喜歡著這類的書，民族性的研究也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這種研究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但似乎無須因此而自卑。如果我們們照看中國民族性的分析，也許我們會感覺到中華民族確是缺點太多；如果我們廣博些而去看其它的民族性分析，我們便不容易有肯定的結論。中國青年體質有的地方不如其它民族，例如中學學生中能符合航空學校體力測驗的確不多，但是能够吃苦耐勞，能够適應各式各樣的環境的能力，却是共目承認的。最近一個美國人到日本的北海道去遊歷，發現那裏的氣候如同美國一樣，但是日本人反嫌那裏氣候太冷，政府儘管在鼓勵而移居前往的仍是寥寥無幾。溫暖和煦的美國加利弗利亞州有日本移民，北部便很稀少。但中國的僑民却是遍佈全球，在若干地帶如南洋還造成了雄厚的勢力。這一點就足證明我們是能够適應環境的，我們才配締造帝國。在許多弱點之中我們却有一個極強之點。每一個民族的性情却是

有好有壞的，有強有弱的。我們不可只見弱點而自卑，只要我們能够設法改正弱點，充分利用強點。這也是自信心的根據。

在民國初年中國內戰正激烈的時候，有許多外國人說我們中華民族不但是沒有政治天才抑且是沒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中國學生中附會這種說法的很多。那時許多人以為世界上的民族表現有政治天才的有古代的希臘羅馬，近代的英格魯，薩克蘇，及現代的俄羅斯。這種說法就是外國人也有予以駁斥的。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確表現過驚人的政治天才，在中國的歷史漸漸為西洋人所了解的時候，他們也異口同聲的承認。秦的統一及大漢帝國早已成為世界歷史上極重要的一頁。唐代的政制至今還為日本的典型。辛亥的革命及十六年北伐的成功也早已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注意。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人不但有政治的能力，并且可以說是政治的天才，不過我們政治能力或天才的表現方法與西洋的不同而已。中國人現在不可再來附會西洋人膚淺的說法，而認定中華民族是不能造成強固政治組織的。

最普遍的一種看法是關於中國固有的文化。這一點最關重要，因為這裏所謂文化是包括所說的種種的。沒有一個優秀的民族不能有優美的文化。體力智力較差的民族是不能產生高明的文化的。

批評中國固有文化在民國初年成了極普遍時髦的一件事情。專心研究中國文化的胡適之先生是此中的一員驍將。致力於提倡全盤西化的陳序經先生更是對此審量的發揮。他們研究中國固有的文化，發現其中可愛的可保存的地方并不甚多：充其量不過是簡易的文法，寫意的山水畫，幽逸的園林，舒適的衣服，可口的食肴，堂皇的宮殿建築等寥寥數條。林語堂先生所謳歌的中國文化引起了西洋一般淺識之士的驚奇，而他所講的也不過是女子的纏足，李笠翁的人生哲學，隨園的食譜。中國舊時名士文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欣賞也不過是限于這幾點，詩賦歌賦裏充滿着瀟灑閑逸放浪不羈的夢想。

熟悉近代西洋文化的人看了這些當然感覺到空虛。「無兵的文化」使我們警惕在這波濤洶湧驚風駭浪的世界不能乾然獨存。中國文化中的優點，

經過幾千年的變化，可以保存的不過是這寥寥數條，而這絕無僅有的數條又是那樣的消極。

針對着這種看法近來又產生了相反的看法。現在有的人認定中國固有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化，其中無一點滴不值得保存恢復。中國文化中缺乏自然科學從前已經成為定論，但現在又有在做翻案的文章。中國何嘗沒有自然科學，羅盤與火藥都是中國的發明。無聊的西洋人有時會說中國人發明了羅盤，但是他們不用它來指揮船隻在海洋上殺人越貨；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是不用它來製造殺人的利器，而用它來製造爆竹煙火。淺識的中國人聽了這些居然自鳴得意。中國的道德哲學那一個西洋民族都比不上，但是我們希望禁止西洋人拍照我們認為家常的事情。我們希望西洋人相信中國沒有人吸吃毒品，沒有女子纏足，沒有人虐待奴婢，甚至把沒有人在街上剃頭。這種態度的目的說是要提高中華民族的自信，其實是心理學上所謂自卑的心理，而其結果是盲目地排斥外來的一切一切。在民國初年的時候，我們對於西洋文化是無條件的接受，是胡亂的接受。在政治經濟的部門中，幾乎一部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所有的主義都有人在中國提倡過，各自認為是診治百孔千瘡的中國的仙丹靈藥。舉例來說，提倡無政府主義的有李石曾吳稚暉張溥泉等先生；提倡社會主義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等先生，此外還有提倡新社會主義的江亢虎先生；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張東蓀先生等等。至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則世界各國的現行政府幾乎每一種都會經成為我國模倣的對象：清末的憲法大綱是做日本的；十九信條是做英國的；民元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是做美國的；臨時約法是做法國的！十二年的曹錕憲法是做法的中央政制而美的聯邦制度。這種盲目的抄襲輸入當然令人齒冷。但是到了近來，雖然有許多地方仍是模倣外國的，有的人却認為中國的文化應當保存，為提高中華民族的自信起見，舶來的思想均一律應當排斥。就是舶來的物品也應當拒絕輸入。他們認定唯有這樣方可以提倡中華民族的自信。

中華民族的自信之應當確立是沒有問題的。中國有中國的特殊性格，特

殊環境，與西洋各國根本不同，也是天經地義。但是不幸這種態度走到了極端——這種態度最容易走到極端——便成了盲目的復古。這種趨向近來似乎是越來越顯明。中國人的一種最通常的心理的表現。換一種說法，則是我們一向根本不承認進步，不但根本認為進步是不可能的，并且根本假定社會是日趨退化的。孔子是挾古以非今的；秦初的儒生也是如此；就是康有為也得假託孔子來改制。所以復古在中國是最能打中人心的一種宣傳。但利用復古來提高民族的自信是對於自信的一種誤解。

我們也許可以說，缺乏自信心是我們的一個通病。從一個人說起，背格言，粘附許諾是缺乏自信的一種表現。從整個民族來講，根本假定今不如古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種表現。我們時時感覺到自信的缺乏正是自信真正缺乏的有力證明。自信本來便不需要提倡，如果提倡者或接受者真有自信。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果是健全的，他當然是能够征服種種環境上的困難，一個沒有自信心的人根本不敢去開闢草莽。一個沒有自信心的民族絕對沒有勇氣來締造一個國家。這些都是極淺顯的道理。但是在自信心不是沒有而是相當動搖的時候，例如在近二三十年中，努力堅定的方法却絕對不是自誇與復古。我們有自信，是自信能够征服種種的困難，可以不問困難的種類與

談 謠 言

謠言與其他一切語言文字的報告，在實質上，是相通的。同是追述業已過去的事跡，不過謠言所根據的事實較少，主觀的補充和改造較多，特別在非常時期流行，傳播較速，而且較廣。普通的見解以「不可信」或「不真實」作為謠言的唯一標準。但我們如進而分析新聞，傳說，供詞，和歷史記載等的內容，會感覺到困惑，究竟其中有一部分是否也可以算做謠言。想寫謠言下一確切的定義，頗不容易。就字面來講，廣義的謠言包括流言和訛言；就不可信的程度來講，一為「傳聞之未實者」，一為「無根之言」。謠言的產生和演變有時是逐漸的，有時突然的，而前者與其他各種報告便幾乎看不

程度。征服困難也不一定就是犧牲，因為犧牲究竟是一種消滅的行為。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大半都是失敗者；諸葛亮關羽岳飛文天祥都是例子。我們所要求的是征服者，成功者，不是犧牲者，失敗者，無論犧牲者失敗者的精神是如何的可佩。征服成功更不一定是用老的舊的方法。我們讀歷史的時候，常常看到先民的偉績。這種偉績我們崇拜，認定這種偉績證明中華民族有征服困難的能力。了解這些成功者的事業可以增高我們對於中華民族的信心，確立我們的自信。但是最要緊的是這種自信不要使我們只知復古。我們的祖先曾用刀槍劍戟十八般武藝開疆拓土締造凌駕羅馬帝國而上的帝國。但是我們不能在現在提倡用大刀及國術來抵抗日本的新式戰爭利器。我們的祖先曾經統一了中國，削滅羣雄，但是今日的政治家不能事事師事秦皇。唐代的政制固然是優美，但我們不能在今日來恢復那時的政制。我們祖先的豐功偉績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健全的民族；它們確立堅定了我們的自信心。但是我們不是就專事復古，一成不變。我們更不可以因為崇拜古人而根本認定今不如古，學古都不會學得像樣。這是墮落的心理，不但不足以提高或堅定自信，反而是斷傷自信。現在世界的一個特色就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自信心根據於有把握能够征服荆棘叢生的前途。

陳雪屏

出顯著的區別。謠言的特點，勉強加以歸納，第一，其中潛伏強烈的情感成份；第二，它的演變往往在短時間積累而成；第三，它有直接的力量，可以使一團體立刻瓦解，或者使很多懦夫變成一羣勇士。

一切報告的失真不是偶然的，人類也並沒有造謠撒謊的天性。由於觀察的範圍有限制，記憶的不可恃，以及語言文字的意義曖昧，使得事件中的細部分在傳播時逐次遺漏，逐次消滅。用一淺顯的比喻，報告如同一段經過檢查以後的新聞，有若干處印上口號和X號。新聞編輯用這樣一個狡猾手段，使讀者憑藉其他事實和個人想像，可以在空白中省出「文章」。但一位歷

史家無論如何不願將殘缺的記載留傳於後世；一位喜歡談天的人不肯讓他所說的生動故事屢次中斷，令闕處爲之不快；一位證人陳述案件發生的情形，雖明知有幾點印象已模糊不清，而法官仍要強迫他去着力描摹。

謠言大都流行於非常時期。大眾正經受心理上的劇烈變化，一齊在等待着消息，任何消息同樣被歡迎。往往不容傳播者僅就他所見，所聞，和所能回憶的，作一簡單報告，便了事。層層的盤詰，種種的暗示，使他自己終於也爲情感所推移，致於忘其所以，「信口開河」。補充和改造的範圍因此大爲擴增，與普通的報告自又有不同。

由於上述三種基本因素的支配，報告斷不能包羅所有的全部事實，愈傳便愈失真相。但立刻再繼之以主觀的補充和改造，使他重新歸於完整。像是一件衣服，穿著日久，就不免破敝，如果主人還捨不得拋棄，加上幾個補釘，也能保持原有的功用，而補綴累累，已絕對不會恢復舊觀的了。改造和補充隨着當時的情境，個人的願望，以及社會的傳統，而有種種不同的方式。作者曾在謠言的心理分析一書中提出「自以爲是」，「聯想和類比」，「誇張」，「自圓其說」，「主觀的好惡」，「故意捏造」等六條原則來說明演變的經過。

大多數的補充出於不自覺。需要聽衆原是人類的一種基本欲望。我們爲取悅於聽衆，所以說故事一定要說得動人，報告要在事件也一定要加上許多想像的資料。社會的影響逼我們如此做去，而且因此反能獲得鼓勵。一個平素極誠實的人竟可以坦然「造謠」，而不感覺到絲毫的慚愧他并不是有意造謠，但他却從小養成了造謠的習慣。

謠言有時可以完全不根據任何的事實，僅由若干人的願望和恐懼在推動，便突然產生，然再經過微細的增補；有時則根據相當的事實，但因事實的內容複雜，在互相傳播時，很多部分被遺漏，而另外又有更多的部分被填入，逐次積累而成。就產生的方式而論，有突變與漸變的區別，但就演變的方式而論，漸變始終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程序。此外又有一種預示未來的謠言，

因本無事實作爲根據，也可以算是突變式。譬如昆明在九月二十八日初次受敵機襲擊以後，接連幾度訛傳敵機將於某日重來，而且機數也能預知，從四十架增至六十四架。這是真正的「無根之言」。

在平時我們聽到一個消息，不致要追究它的來源，分析它的內容，總不肯輕易置信。但一切爲害於人類生活的自然界變化，如水，旱，地震，瘟疫等，以及劇烈的人事變更，如革命，暴虐政治，國際戰爭等，使身受者憂懼，忿恨，驚詫，焦急，或惶惑，因而失却應付的能力。事變本身原已包含極多不可知的成份，任何有關於這一事變的消息，無論真偽的程度如何，凡足以爲不可知的成份作註解的，便立刻在團體中流行起來。一人在報告，數人或數十人在聽，這些聽衆又再成爲傳播者。業已發生的事變非意料所能及，而未來更嚴重的變化又不知將在何時降臨。看到人人都表現着恐怖的面貌和張皇失措的舉動，此外更有種種物質上的刺激，如市街中交通斷絕，遠處傳來婦孺的啼哭，鎗炮的巨響等等，組成一幅可驚可慘的背景。未將是一片漆黑。我們想到個人的生死，顧慮到家庭的安危，或者更計算到國家的前途。如果坐守，應該預作何種準備？如果逃避，應該趨奔那一個方向？這時候情緒緊張到極頂，理性失掉了主裁，唯有等待消息，來作行動的南針。任何消息都樂於接受。沈默中蘊藏着更大的危險，人人要打破這沈默。幸而聽到片斷的報告，就爭相轉達，再將自己的希望，憂慮，和其他種種偏私的推測一齊融和了進去。人人企盼着來源不明的報告，人人播散着飽和主觀成份消息。謠言的流布便同堤防決口後的水勢一樣，無孔不入。即使仍能保持相當的思考能力。也不容易抵擋得住這樣偉大的滲透力。謠言激動羣衆，又像是狂風吹揚一陣枯萎的樹葉，往往使得一個團體立刻爲之瓦解。

上海戰爭自在大場退却以後，由於雜牌軍隊的戰鬥精神潰散，便一直立不住腳跟。其中還有一個有關於失敗的原因，就是後方民衆，先爲謠言所震盪，人人爭先奔逃，秩序亂。使得軍隊退到一處，連最低限度的給養都籌措不到，豈能再繼續作戰？依照常情而論，飽受教育的人似乎應該較爲鎮定。

但在九一八事變時，我曾目擊東北大學學生最初被日軍將於何時到校，隨即每人手攜小包（不足容納一件棉襖！）紛紛向各方作無目的的逃亡。在北平淪陷之後，我又會聽說有幾位所謂學者，因輕信日軍在沿途檢查旅客，特別注意到眼鏡和西裝（這便是知識階界的特徵！）而將眼鏡交郵局寄遞，臨時改穿藍布大褂。結果，他們獨被扣留。即使在抗戰開始後，仍有少數地方當局為敵人的反宣傳和當時流行的謠言所動，致於態度猶豫不定，坐失機會，貽誤大局。真可痛心！

謠言的力量，一而被當前的團體情緒所決定。愈變愈嚴重，情緒愈緊張，演變的範圍便擴大，力量也更增強。另一方面，它不能脫離時代文化的背景。所以古代的傳說和謠言中包括迷信的成份最多，而且文化低落的區域中謠言易於流行，也易於發生擾動。謠言可以引起普遍的恐懼，恐懼使一個

大光寺

不想知道這個建築是什麼時代的，也不願意問那個形態或花紋的來源如何，含有什麼意義或故事，雖然我們知道在這偉大的佛教建築中，幾乎每一個角，每一個小點綴，譬如那好像一支眼睛的洞孔，一個螺旋紋的塔尖，都有他的故事。這些故事可以回溯到渺茫的遠古，當人們還過着朦朧的生活，但是在感覺上彷彿宇宙間有個什麼大東西在那動着，呼吸着，他們的生命完全受你擺佈。於是竟覺得在一個剎那中，他好像真個的看到了那個或那許多個大東西。這使你驚異，恐懼，馴伏。那麼，他便憑着他的玄想說出活潑的動人的故事來。因為他的玄想，使他覺得這是事實。這個故事，口口相傳，經過了長久的時期，蛻變，演化。傳到一個藝術家，動了他的心，於是扼要的把他在造形上表現出來，譬如說那個眼睛似的孔洞或蛇形的塔尖是的全為生活而存在，體味生活的本身，不要讓這客觀的探討去損傷這生活的本身。我和我的環境溶合在一起，我四週的各事物，建築佛像，燭光，人影花

團體因而分解。但謠言也可以激動普遍的忿怒，忿怒使一個團結更為團結，更向前進取，共同排除為害的障礙。

在抗戰時期，危險和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有一條前進的通路。人人都應該認清事實，而且敢於面對事實；人人有一個堅強的信念，任何變化不能使它動搖。然後不致為謠言所煽動，而效法「庸人」的自相驚擾。在民衆訓練方面，必須徹底將謠言如何產生，如何演變，以及它的影響為如何等等問題，作為一個主要的科目，使大眾能在心理上先有一番準備，并共同遏止一切荒謬的消息，使不能無限制地散播。在政府方面，統制新聞固屬必要，但有些無可更動的事實，仍應酌量披露，免得大眾常包圍於沈默之中，沈默最容易滋生錯誤的推測和虛空的情感，而更增添對於未來的憂懼。有時甚至於還可以利用謠言來加強抗戰的力量。

力生

，樹，以至於天上的星，和那好像是一樣的佛龕上的燦爛的寶石點綴，在呼吸着，是有生命的，正如在那遠古的時候，因為他們是有生命的而存在。我在他們之中，他們和我一起生活着，我們這間有種語言，但是無掛的，就這樣靜默中，我們彼此體悟了。

我的朋友和我，我們兩人很緩很緩的在那玉石的階台上走着，赤着足（鞋需在入門時脫去），踏在這光潤的階台上，有種柔滑的感覺，好像不是我們在那走而是玉階在那移動，上升，升到一個飄渺不知名的地方，移到天上。方才西天那一抹紅霞不見了，天變成黑的，露出一天繁星。這個佛台的中點，是一個高入重端的金塔，燭光中顯出他的輝耀燦爛，金塔的周圍成個圓形排列着大小的龕宇。有些明亮得像燒了起來，有些只是極微弱的光，好像是阿上一層薄薄的金光。有些是深黑的，黑得使你祇感到那裏有什麼東西，但是認不出他的形態來。「你看那星，像很近了，我們是在半空中」。靜默的，我們在一個角落裏立着，看，去感覺。那個金塔和許多的佛龕。他的形

態線條，硬的，柔的，銳尖的，笨重的。交錯縱橫，忽然間在那緊張的，殘忍的，兇猛的之間，呈顯出那慈善的，圓渾的，和平的。這給人們一種安甯，解脫。人們感激，人們感激。於是便無條件的降伏在他的面前，跪拜着，默默的在那受這形象的安慰同指示。你看那一排土人，伏跪在那，一動不動，遠遠的燭光祇給了他們渺小的身軀一個模糊的輪廓。那遠遠的龜弱的燭光，明亮的在燃燒。光舌躍動着，好像手爪，許多手爪，伸出伸出要攫抓什麼。火光顯得那個和尚，穿着黃衫的和尙的眼睛份外的烏黑，含着一种不可名的力和莊嚴，有修長的睫毛。

我們緩緩的走着，去流覽這無數的佛龕，無數的寶塔。「你看，每個有他特別的性格和美。但是這各種式樣的建築，頂總是尖的，向上尖着，向天。是的，連人的祈禱，合掌，都是指尖向天。是渴望着理想世界，好像該是在上面，上面，在天上。我的朋友的見解是對的。在每個佛龕裏都有玉石的佛像有多至十幾尊的。每個佛的面孔的表情是這樣的生動，我的朋友竟怕起來，說，「如果夜裏他跑，怎麼辦？真駭死了。」「不要怕，你看那一個不是很慈祥的朝着你笑麼？並肩手攜手，向前走，往來許多的人，沉默無語的往來走着。又有許人在那跪拜。燭光的烟絲，裊裊上升，在空中散去。漆黑的天空，是在閃爍。在這寂靜中，忽然有個沉重的祈禱聲，衝破了寂靜的空氣。

那是個沉重的祈禱聲，最初很低，漸漸的高，聲韻悠揚，波動傳播到天空，祇就這聲音的沉重，使人覺得他的心的誠懇，信仰的堅決。他心裏想：「我該能感動我的佛」。是的，我想那至少是動人的，深入人心的歌聲。在遠古以前該是在一個空曠大地上，有無量數的人，貯着同樣的心願，呵出同樣的聲音，向佛祈禱。一片人海，聲震天地。這樣的若干年月，他們每個人忽然得到一個幻視，看到了佛。佛的面孔，龐大的，无量大的面孔。莊嚴的表情中，含着慈祥。這慈祥是安慰的，超渡的，指示的。是在這一刻那，這樂生，這高聲祈禱的人海，被鎮攝住了。突然的肅靜了寂無聲音。如是許久

許久，人們伏着頭，不敢仰視。每個人不由自主的回想他的以往，是潔白的麼？是污穢的，可恥可痛的罪跡，他們每個人自己都奇怪，何以到這時才知道？他們懺悔，他們不敢仰視。寂靜如死，這個人海。但是，漸漸的一處一處起了哭泣聲，重；長，很久很久。不敢仰視。又是一刹那間的事，他們每個人正邊聽到一種聲音。雖然不了解字句是什麼，但是却領悟到這聲音是一種指示，給予了他們一條道路，給予了他們希望，他們得到力。覺得背在身上的沉重的罪，被移去了。心底透出一絲的微光，這微光漸漸放大，故大，展到每個人的全身，耀到天空，無量數人的光的集聚，充滿了宇宙。他們得到已心的明朗，他們才敢抬頭，貯着一個希望，再看着佛，這個偉大的教主。他們要用他們的目光去感激這教主。但是，待他們仰起頭時，那個偉大的像都不見了。他們驚異，眼望着天空去探尋，合掌向着天，再作祈禱。他是在天上。這時，他這每個人得到一種光明和力，他們被拯救了。

我們在那靜靜的聽這個人的祈禱，是的，你該會有一天得到光明，被超渡。因為他的誠懇，信仰的堅決。我們兩個慢慢離開他，走到很遠還聽到這個人的祈禱聲。我們經過一處一處，在每個龕前佇立些時，默默的，各人在體味，但不想說出來每個人的境界。我們祇就這樣默默的去流覽。

這一晚，我相信我們兩個有同樣的心境，明靜像是一灣澄水，有春花的芬芳，春花的鮮豔，花朵在微風中搖曳，水皮上起了鱗鱗細紋。隨着起了一阵无名的樂聲我們相對微笑了。佛光在照拂着我們。是的，在進門時候，我倆買了兩束白花，走到佛的前面獻敬。很自然的，就這樣走到佛殿，並沒有存着什麼願心。那個佛殿的侍者都在替我們接了花，放在花樽裏以後，為我倆滴水了。是為我們祝福，他祝我們愛的雋永。在這個獻敬以後，我們携着手，緩緩的遊覽了這一週。使我們兩人彼此心裏得到一種境界，感到無限的和平，永遠的恩愛。燭光閃耀下，我看到我朋友的醉夢着的眸子和那含笑的面唇。就這樣假倚在我身邊我們步出這個偉大的建築，我們像遊覽了三十六層天。是個夢境，是個實現。

新文法

李嘉言

「新文法」這個名詞，大概是數年前林語堂先生最先提出的。我在什麼雜誌上讀到他的文章，現在是記不得了。他的意見大概是這樣：

現代的白話文，有時要合乎說話的語氣，便難免有不合文法的地方。譬如：一個人在上海要買兩張到南京的二等火車來回票在農房前客人十分擁擠之中，賣票員忙碌的當兒，他必須言簡意賅地說：

「兩張二等，南京來回。」

這話若寫在文章裏，便犯了文法上的錯誤。但它並非不能達意。文章能達意就行。由此看來，普通所謂「文法」，是已不適用現代文章了。所以我們有建立「新文法」的必要。能達意的就合乎「新文法」，不能達意的就不合乎「新文法」。

按照林先生的意思，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如某處貼的標語：

「中國國民黨是救國救民。」

這在一般人看來，是不合文法的。但這句子的意思已儘够使人明白了。既能使人明白，就當合乎文法。這便叫做「新文法」。不過，這裏尚有兩個條件：看它的意思着重在那一面。這句子既用爲標語，當然是宣傳性質，它的意思當着重在告訴民衆：中國國民黨是「幹什麼」的？由於這個標語，民衆很可以知道中國國民黨作的是「救國救民」的事。這樣可以說這標語已做到了「意達」的地步。如若這句子不用爲標語，而寫在文章裏，意思着重在告訴別人中國國民黨是「什麼黨」？那就必須改作中國國民黨是救國救民的黨，才能達意，才算合乎「新文法」，所以，一個句子，在不同情形之下，它可以合乎「新文法」，也可以不合「新文法」。這應該是「新文法」最大的特色。也就是說：「新文法」比「舊文法」的境界要寬大些；「新文法」可以包括「舊文法」，「舊文法」却不能包括「新文法」；「舊文法」絕對不與同情和原諒的句子，在某種情形之下，「新文法」則可以與以同情和原諒。

要不說明這點，讓一般人看來，「中國國民黨是救國救民」這句子竟被視爲合乎文法，定然吃驚不小；若這標來教學生，那將沒人會通文章了。其實，這個例子不過是比較刺眼而已，類似這樣的例子，日常在書中也常看見而被人忽略的，還多的很。我爲方便起見，在王了一先生中國現代語法講義裏找了下面的幾個例子：

「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裏且歇歇！」

「老太太實在果真是理家的人。」

「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

「這也小事。」

這幾個例子大概都見於紅樓夢。假使現在學生作文有這樣的句子，一般人看來，是非改不可的。但「新文法」認爲這都是以達意，可以不改的。

「新文法」也並非甘心自寬範圍，故意獎勵「不通」的句子；實有其語言的背境，使它不得不然。現代中國的文章，既稱爲語體文，寫出的文章自然應當合乎現代的中國語言；但事實上我們的文章，不一定都合乎我們的語言，例如：

「素來多病的我。」

反之，也有我們的語言至今還未被我們的文章採用，例如：

「他們沒來呢還。」

前例是西洋式的，如今寫在我們的文章裏，似乎都以爲過。後例是北平語，雖不見於我們的文章——至少是不常見，但以前例證之，若果以之入文，似亦不當加以責難。這便是「新文法」不能不自寬範圍的理由。還有：現在作文，雖應以國語爲標準，却也常有以方言入文的，例如：

「我給了三塊錢他。」

這是廣東語，類似的句子，在學生的文卷中就常發現。與其討論這句子在文

法上不能予以承認，却不如將國語的範圍放寬些。這就是說：「新文法」不斤斤計較其是否為國語，而是看它是否為一般人所常用；若為一般人所常用，雖非國語，亦可視為國語；如「素來多病的我」本非國語，但已為一般人所常用，「新文法」就承認它為國語；「我給了你三塊錢他」不為一般人所常用，「新文法」就不視為國語。這樣看來，「新文法」雖是自寬範圍，却也有一定的限度；而且還是以國語為標準的。

週末日

啊，熙攘的大城

你華燈輝煌之街上

獨步着憂鬱與寂寞

東山柔美地浸在薄暗裏。一架新的光亮的黑汽車平穩無聲地滑過了柏油路。兩條光從路口射過來，一架公共汽車跟着轉過了鐵閘口，隨後幾盞燈光滾入了東山街道的暗角去。遠處傳來了一聲長笛，大概是晚車到了郊外的石牌站。許澄君止住過油着黑白兩色的火車路鐵閘口。沿右邊行人道走着，他聞到了一些樹和花的夏天的氣息。在一支街燈底下，他從袋裏掏出了藥院那護士寫給他的周醫生的地址來再看一次。走到路口，他能望見那一條有一個女子中學，一個教會中學，一間舉行和幾家飲冰室的街。玻璃窗，優美的燈光，各式美的西餅糖果——幾個穿白襯衫提着小籐夾的人，顯然從遊泳回來，快活地走了進去。遠處有人在唱歌。

——生活着是多麼好，

他為這游目聘懷的光景而微笑着。在街角他把那地址問明白了交通警察，然後依着指示經過一段已散市的菜市，轉進了幾條植着長青樹的巷子，走進了一種由於靜寂，由樓窗的光和樹影所組成，充滿着流盪或凝回於初夜的住家之間的溫柔之感的氛圍裏。

在一間精緻小巧洋房的側門角地尋出了那號數。樓梯沒有燈。黑暗中他慢慢走到了三樓。稍躊躇了一下子，他終於敲了門。他聽到了裏面有年輕的女人在談笑，聲音如笙如簧，有蔬菜聲，落鍋時爆炸作響，想像中儼然還有各種氣味撲鼻。在女人的笑聲之中，也辨別出了柔細的醫生的呼喚。他等待着，又敲了門，三分鐘後那小角門被一個人拉開了，一個穿着白衣的年輕護士。

「周醫生在家嗎？」

「有什麼事？」

「我想請他看病。」

「現在——」她沈思似的。

「他認識我的，」許澄君了解她的意思。「請告訴他一個姓許的，他會

總之，「新文法」對於方言及外國式的句子，看它是否為一般人所常用，無後定其合否；除此則但視其能否達意，如能達意，即認為合乎文法。上面是我本著林先生的意思，又讀了朱佩弦先生的新語言（今日評論第一期）及王了一先生的中國現代語法講義之後，所引起的一點愚見，自知所說甚陋，定無足取；但認此問題關係方面頗廣，需要大家討論，乃敢妄發謬論，藉以求教於通人。

吳風

經醫過的人來看他。」

她轉了進去。他在門口上等着。他聽到了那醫生在裏邊思考似地說「姓許的？」護士走了出來，懷疑地望着他說：「請進來。」

他僅僅轉了幾步的腳，便進到一個客廳裏。周醫生坐在一張大椅子前面。另一個護士站在椅旁，用眼睛搜索來客，所以許澄君一轉了牆角，第一就看見兩隻黑色的美麗的大眼睛在燈籠燈罩以上薄明的空中閃爍。

他走近椅子，周醫生轉了面問他。

「周先生，」許澄君用同鄉話開了口，「記得嗎，我是許澄，前年你會醫腸熱病的……」

「啊，是的，是的，你可好！」

雖那麼說，但他的臉上現在板板的，沒有過去那樣緩和——許澄君所預備看見的一種同鄉的情誼之表現。

「今天我到醫院去，他們說你現在已不在醫院了，夏姑娘告訴我你的地址，我因為日間要上課——」

「是的。」

許澄君開始感到一種冷淡，這冷淡且竟散播在室內中。他想，「我來的不是地方。」但他繼續說。

「現在我因為還有一些病，想請你看。」

「是的。什麼病呢？」醫生把眼睛望了望客人，還是無表情的答問着。許澄君覺得已通過了一套最難演的序曲，開始敘述他的病況。他告訴了從前年病後的虛弱，告訴了那永遠為他一切痛苦之源的失眠，告訴了如何許多次服了市上的藥品無效，他如何失望，透露出一點對周醫生信告的口氣，要他為他詳細看看。

醫生一面聽着，一面伸一隻手去向護士，那護士解事地迅速從背後拿了那幅黑色繡筒遞給了醫生。醫生要許澄君的兩手來按了脈，又要他解開了襯衫，把聽筒插在兩耳，開始聽他的胸部，各處點按着像是認真又像是十分隨便。許澄君為生疏了的情誼催促着。他所希望的；周醫生，熱心，長期診治，無所不談的病况和了解，醫好之後送禮給他時彼此無拘束的談笑和友情！

他需要的正是這個，不正是那些藥水藥丸！可是這一切似乎漸漸從他所預想的圖畫中剝落，為解脫自己的偏促，他用眼睛看着廳裏的佈置。他發見了室中一切出人意外的雅潔和精巧。潔白檯布的小几，花瓶與小架，大東，潔淨的櫃上器皿和盤裏的鮮果，反光的書櫃和精緻的德文書，一架很大的在飲冰室，歌聲，走進了玻璃門，而惟其他青年學生身上所感到的感覺，與剛才屬於生活裏的美好的或玻璃門，而惟其他青年學生身上所感到的感覺，與剛才度與深度。

「醫生移開了聽筒。兩隻手輕輕按着，望許澄說：『不是有什麼很好的嗎？』」

「醫生開始笑了，『不妨事！你要吃藥。開些藥吃吃吧。』話中意思倒像是「吃藥是你們年青人最以為好的自重，那就吃藥吧。」

給右邊的護士。她轉身去計算分量。醫生於是對他說：「開完了，他把它推給右邊的護士。她轉身去計算分量。醫生於是對他說：『開完了，他把它推給右邊的護士。她轉身去計算分量。醫生於是對他說：』」

許澄君接過那藥方。站起來，他取出當金來給醫生，但看到他已轉向護士，像忘記了會看過一人的病似的，將開始那剛才中斷的談話，許澄君便不再提起。他說了一聲謝謝，躊躇了一會，看藥方，當醫生冷淡地說了一聲「不要緊之後，他便走到了門道，走出了樓梯口，剛才來開門的護士隨後把門關了。」

他站着。裏面傳來了醫生和護士的談話。他聽出來那種情形完全是繼續剛才談話的，完全像是忘記了會被一個看病的所擾而中斷似的。接着就有碗盤聲，醫生離了椅子，和護士移到餐室裏去的聲音……

他走了下黑暗的樓梯。他覺得一種無希望後的冷淡。他望了望巷尾那較高的洋房，大概那就是浸信醫院。……

橫巷，這些巷他五年來在這城市裏還未曾走過，他覺得像在走過一個新的城市，他甚至因此而忘記了失望，感到快樂。

到了路口，他認出是東華東路，一條夜間很少燈火的馬路。兩輛公共汽車正停在路旁。前一輛車要開了，已坐了十幾人。他走上去，坐在首旁的一個位子上。一個穿淺綠旗袍的女人，走了上來，身材高而美，坐下來在他前

一排。三個中學女生，白衣裙制服，快活地走上來，於是車開了。許○君的旁邊坐着一個穿衫的俊秀的青年，酒瀟地揉弄着車票。這青年，和那女人，那幾個女學生，鮮麗地同許澄君放射着那同樣的生活底美好的或物，使他不

得不低下頭來。……

熱鬧的馬路出現在面前。那女人，那青年和那幾個學生都接着下了車。車開了。女子將他再駛向市區中心去。

學生們拉着手、側觀着馬路上有沒有車來往，輕跑着向對面的大戲院去。那女人，和那青年，各用一種優美而從容的步態，也橫過了馬路，到那些輝煌的廣告牌的戲院前去。許澄君躊躇了一會，終於也橫過了馬路。在一個輝煌地擺着各種藥品的藥店前地停了，然後走了進去。補腦汁、魚肝油、賜命安眠藥、散拿吐理信石化露多時，他又走了出來。走到戲院，他再躊躇着，終於擠到寶樂處窗口，掏出錢買了票。然後他擠出人叢，走近玻璃鏡櫃去看畫片。俊美的凱弗蘭絲的容貌，黑髮鬢角一朵白花，苗條而高貴的體態，英俊的青年，將軍，鬱漾着詩情和幻想的高原的景色……是另一種激動，另一種不能說的心流，在升高。轉了身，他面對着馬路行人熙攘着的馬路口。幾個好看

的靨手，站在大柱邊，談着話。有一個揮着一束紙，高興地在敘述。另一個把手插在褲袋裏，倚着柱，低着頭，用腳輕輕地踢着地，微笑着傾聽。許澄

君覺得自己宛如孤獨地站在一個山巔，俯望着大隊的喜悅人物，在自己腳下流動，在展覽。

他開始感到一點疲倦。他很想坐一坐，於是，他從一條樓梯走上了等候室。室裏坐滿了許多俗氣的男人，婦人和吵鬧着談話的孩子們。幾個斯文的

人默默地坐着，彷彿在觀察其他的人。許澄走到了最角落的地方，在沒有燈光

照到的，臨窗的一個黑暗的地位坐下來。

漸漸，他感到更大的疲倦，乏味和落漠。他胸中映過了一些田園生活，一些採荷荷的人們，一些垂髫的姑娘。但他怕思索，他渴望遇見一個人來高

談。他站起來。停了一會，他走出等候室。在戲院門口他站着。院裏傳出談

洪大的歌聲，他知道要散場了。有兩個小學生，穿着短袖襯衫和短褲，較了

貼了一個以手搭在較矮者的肩膀上，站在買票的人們背後，為買不着票呆着。已

出了滿座。許澄君瞪着他們。突然向他走過去，從襯衫袋裏掏出了戲票。

「你們買不着票嗎？這一張給你們兩人進去看看。」

「孩子，你們不害怕嗎？你們可以看看兩人。」

「他轉了身。從路那邊一間皇偉的餐室走出來幾個青年，他認出是自己的同學，但他轉向戲院側邊的人行道，向着冷清的街道，走開了。」

那兩個孩子走出了行人道，好奇地望着他走開。大的隨後打開戲票來看

本期撰者

「今天是一星期六！」
「啣！是的！」
當他們擡起頭來看那給他們戲票的人的時候，他們看見那把兩手插在褲袋裏低着頭的青年慢慢消失在遠處路面的薄暗裏。兩個孩子雀躍着，望燈火輝煌的戲院奔回去。
一九三九，昆明草。

燕樹棠與陳雪屏兩先生均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陳之邁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他在本刊已有過一篇文章。
李嘉言先生是西南聯大教員。吳風先生，習哲學，為華南知名青年作家，作品多發表於香港大公報及星島日報。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為許特府政民國

- ◆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
- ◆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 電 址 地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行分明昆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

金

城

銀

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本 第 一 卷 第 七 期

時評
政治的制度化
國家與經濟事業
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
熱烈與遲鈍
談讀尼采（一封信）

錢端升
張德昌
潘光旦
吳景岩
馮至
孫毓棠

今日評論

編輯兼發行者

印 代 價
刷 售
者 者 目

每星期出版

今日評論社

昆明育雲街一六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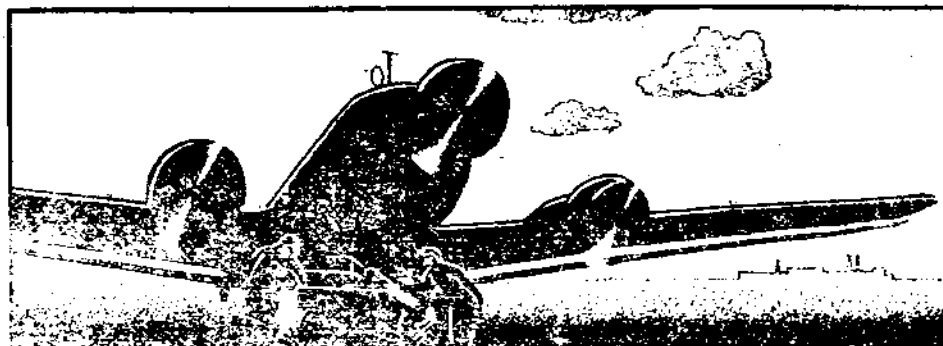
朝報印刷廠

全國各書局

零售 國幣五分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本刊已呈請登記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 1 昆明——重慶——成都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 2 昆明——成都——轉往——西安——蘭州——寧夏
每 星 期 四 六 由 昆 明 開
- 3 昆明——桂林
每 星 期 往 返 飛 行 一 次
- 4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歐 亞 航 空 公 司

昆 明 尚 義 街 三 號